

文化漢奸

史惡罪

一片醜態★暴露無遺★



上海曙光出版社

(目次)

三年來上海文化界怪現狀·····	二
所謂「大東亞文學獎金」內幕·····	六
揭穿大徵文的祕密·····	九
敵僞統治下的北方文壇·····	二
清算文化爪牙的糊塗賬·····	三
「古今」「天地」的內幕·····	四
「和平文化」的「大本營」·····	六
沐猴而冠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八
「文壇政客」柳雨笙 冒牌的北大畢業生·····	三
「幽默小丑」陶亢德 林語堂一脚踢開了他·····	四
「牛角郎中」陶晶蓀 一個道地的假東洋鬼子·····	七
「性學大師」周越然 「出賣重傷風」·····	六
「辱國的魚」路易士 跟了東洋詩人屁股後跑·····	元

「紹興師爺」	文載道	「先捧」魯迅「後跑」葉堂「香檳」	三
「長髮文妖」	汪馥泉	原來就是汪正禾	三
「創造叛徒」	張資平	附逆是爲了「三角戀愛」	三
「桂花編輯」	楊之華	揩油稿費是他的拿手傑作	三
「古董掇客」	周黎庵	穆麗娟的第二任丈夫	三
「無恥文雌」	關露	佐藤俊子的跟包	三
「文場蝦兵」	張若谷	要在天主面前錢悔一番了	三
「偽政論家」	胡蘭成	是張愛玲的「文藝妍夫」	三
「文奸典型」	龔持平	這種人簡直死不足惜	三
「相面先生」	潘予且	大可擺擺測字攤	三
「紅幫裁縫」	張愛玲	「貴族血液」也加檢驗	三
「女張競生」	蘇青	陳公博的露水妃子	三

幾句閒話

文化界的漢奸，正是文壇妖怪這些妖怪把文壇鬧得烏烟瘴氣，有着三頭六臂的魔王，有着打扮妖艷的女鬼，他們以倉頡所造的字，以中外古今大作家的名字來掩飾自己的卑鄙無恥，羣魔飛舞之中，一些忠貞的文化人匿跡了，退隱了，不願與他們同流合污，但是拉他們落水的，也就是這些文妖，文丑，他們厚厚的誣陷，造謠，顛倒是非，文壇是簡直成了「文市」——想起當時的情形，令人髮指。

而這本小冊子，是把當時文壇的醜態，一一暴露，對於所謂「大東亞文學圈」的內幕不厭求詳的揭發，而於一些文化漢奸們，也加以個別的敘述，因為在那抗戰時期想不到竟有這許多文化漢奸的存在，而謹防他們在這建國的階頭上，又搖身一變，活現世起來，因之這部「文化漢奸」，等於一面文壇照妖鏡，倒是件小小的法寶，使他們無從遁形。

聽說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對於文化漢奸有所處置，同時也進行調查文奸的工作，這本書，但願於他們有些幫助。

司馬文偵（寫於魯迅逝世九週紀念日）

三年來上海文化界怪現狀

民國二十六年秋，國軍西移，上海雖成一個孤島，可是還有着許多維護正義的報紙雜誌和無數敢言敢寫的文人，繼續宣揚抗戰，努力文化本位工作。

到了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敵軍佔據上海租界，擁護抗戰的報紙雜誌都無法出版，許多有血氣的文人，有的被補，有的離開了上海，於是上海的文化界，被一羣小醜們所佔據，頓時成了黑暗的世界。

趁這個時候，敵僞方面的一羣御用文人，開始活躍起來，到處拿津貼，取經費，辦報銷刊物；更不惜拖人下水，拉攏有名作家，大量收買文稿，使他的刊物「陣容堅強」，以博取主子的歡心。

在這個環境中，有些文人便閉門謝客，停止握筆，走向別的職業道路；可是有大批意志薄弱者，爲他們所誘惑，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跟着他們高唱「大東亞」「和平建國」「中日親善」去了！

這三年來，最使人注意而最卑鄙無恥的，當屬新聞界人物，尤其是陳彬龢之流，甘心當敵人的走狗，假敵人的勢力，把握整個的「申報」。自他主持申報後，一切的言論，完全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也可說是代表日本人欺騙民衆，比其他漢奸報紙的「輿論」更爲惡劣。

據說陳彬蘇寫了一篇侮辱領袖歪曲事實的文章，日方送他汽車二輛，以後更妄作妄爲，中報館竟成了他私人的財產，幾十萬幾百萬的任意使用，住在十八層的大廈中，吃的是西餐，出門除大小汽車外，還有三輪車包車和馬車，在這個時候，他一人擁有五輛車子，所以有人便稱他爲「五車先生」。

表面上一本正經，在集會宴會上發表大篇的演說，可是私生活非常糜爛，玩舞女，辦「滿洲明星」，臭事一日多於一日。

「不久前陳彬蘇的行動與言論更爲荒謬，爲了使敵人容易收買「軍米」，便在報上撰文，勸自己的同胞吃雜糧，理由極爲「充足」，然而自己仍每餐大菜，嘗作國際飯店「雲樓」的座上客，一擲五十萬金，毫無吝色。

更令人不齒的一件事，就是他兼任「遊民營」委員，二月前有人提議疏散遊民，召開委員會，陳彬蘇竟主張將全營數千遊民，交給敵軍，替敵軍當苦力，當時有一負責人大爲反對，對他說：「你將他們送到「東方」去，無異請他們上西方，請他們總休息！」結果反對他這樣爲虎作倀的人頗多，而沒有實現。

最近他覺得「社長」做厭了想去做「官」，一度想主持偽米糧統制會，如果世界和平不是這個時期實現，他借了「靠山」的力量，將出任偽政府行政院祕書長。

關於陳彬蘇的劣跡極多，寫之不盡，如果他不肯自殺，終逃不了法網，到那時讓大家來跟他清算。

三年來的新聞紙，根本沒有輿論，一言一字，都要受主子的指示，每星期中，總有幾次什麼「海軍報導會」「陸軍報導會」「大使館報導會」，各報派記者參加，由敵方軍事當局出席，講解時事，根據他們歪曲事實的解釋，寫社評，作專論作分析，主子要他們攻擊抗戰，他們就攻擊抗戰，要他們欺騙民衆，他們就欺騙民衆。新聞消息都是敵人供給的，從事新聞工作的人，不知道真正的天下大事，這真是空前絕後的悲哀。

上海新聞界的幾個「要人」，是破壞抗戰的魁首，除了幫助敵人講話外，更站在聞人的地位，拉攏工商教育各界人士與敵人合作，爲敵人効勞是不遺餘力的。

除了新聞界，還有一批無恥的作家，也甘心出賣靈魂，可是他們的收獲，遠不及陳彬龢之流，新聞界的人物是「名利」雙收，而他們僅得了「名」，至於「利」，是很可憐的，如小說家某，出席「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得「大東亞文學獎金」，是「文壇」上第一流人物，可是他的生活依舊那麼苦，靠教書賣文度日，這種意志不堅的人，到今日身敗名裂，如果當時少出一點風頭，總還可以在文壇上立足。

但是，投機文人都很「得心應手」，如丁丁、顧鳳城之流，唱了一陣子「大東亞」與「和運」，辦了幾本報銷刊物，天天與「官」接近，終於也爬到縣長的地位，撈飽了私囊，從此拋棄筆桿，過寫意的日子去了！

此外還有一個柳雨生，三年來的活動成績，也很本錯，到處都有他的份，官辦刊物上少不了他的名字，此人是文化界的投機家，周作人的文章出風頭，便模仿「知堂體」，張愛玲走紅

，便學寫張愛玲式的小說，話劇全盛時代，居然也寫些「石揮七彩記」「大地天流記」之類狗屁不通的劇評，最近見小型報拉得著讀者，便也擠入小報圈，大談其「性」，總之，他什麼都會寫，什麼都寫不好，好在他鑽得厲害，粗造濫造的作品，不愁沒有發表的刊物。柳雨生雖然「名震一時」，但還達不到坐汽車、買住宅的地步，僅和日本人合作開了一爿書店，出了大批的新書，其實像他這樣的能力，當一名小政客，倒是很有成就的。

還有紅極一時的「女作家」蘇青，以筆下大胆放肆而成名，可是她的政治關係却很複雜，她所編的「天地」及單行本「結婚十年」等，出版的經費，來路不正，專在跑偽政府要人的門裏跑動，豔聞頗多。關於她的臭史，幾年來的小型報上頗多記載。抗戰勝利，該是她的末路到了，她的「飲食男女」，最近出版，放在報攤上，連翻翻的人也很少，頹唐的青年們都奮起了，誰還願讀那些肉麻的文章。

與蘇青齊名的「男作家」，要算路易士了吧，天天揮着手杖，吸着板烟，在馬路上散步，一付高傲的樣子，自以爲是了不起的大詩人，寫寫「魚」詩，倒也罷了，有時神經發作，要寫幾首政治詩，反英美，反「重慶」，反共，擁護「大東亞」「偽政府」的口號，都在他的詩裏出現，有人勸告他，他竟說：「抗戰如果成功，他等著殺頭！」可是近來，有人看見他露出一付可憐相，頗有想念幾首勝利詩的樣子。

與路易士爲伍的，有一個楊之華，鑽營的本領也很不錯，除了編「中華副刊」外，還辦過「文藝世紀」「文帖」幾本報銷刊物，東抄西襲編成一冊「文壇史料」，於是楊之華的名字也

有一些人知道了。其實此人沒有什麼學問，寫出來的東西很幼稚，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已，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正是小醜跳樑的時候，他居然也發了許多信，給幾位有名的作家，要組織什麼「文藝協會」結果非但沒有人贊同，竟有某作家，覆他一封信，把他痛罵了一頓。

還聽見人說：此人善於揩油稿費，外來的稿子，在他的副刊上登出之後，不寫信來催，是不會寄稿費單的。後來他也感到麻煩，索興由幾個自己人包辦了。

三年來的文化界中，最活躍的人，大概要算上面所說的幾個，提起他們的大名，誰都會搖頭的。當然，出賣靈魂，喪心病狂的文人還有不少，寫不勝寫，總之，對於這羣文化界的敗類，我們應當肅清，不許他們再闖進我們的圈子，否則，怎對得着那些爲國服務，勞瘁成疾和守正不阿，貧困度日的女人？

所謂「大東亞文學獎金」內幕

「大東亞文學契金」共於三十二年秋季及三十年冬季授與「中國」兩次，第一次由上海滬予且以「予且短篇小說集」獲得一副獎，北方袁犀以「貝殼」長篇小說獲得一副獎，正獎缺缺，第二次係北方梅娘以「蟹」長篇小說獲得正獎。三月廿九日本報有文云袁犀係以情面獲賞，語焉不詳。茲以所聞袁犀與梅娘之獲賞情形誌之於下：

三十二年夏季日本文學報國會有一個叫作林房雄的來北平，這個人據說在該會負一部份責

任，尤其與將開會審查之「大東亞文學獎金作品」有關係，消息傳出來，各方面均加緊活動，沈啓无，柳龍光活動最兇，而袁犀則在新民印書館（奉行日本國策之「組合」）任職，與林氏亦多聯絡。林在北平住北京飯店，玩女人，胡鬧，但由於有人想藉他在日本文學報國會方面活動，樂於供養，倒也不在話下。

同年八月下旬，這些人，（沈，柳，袁犀在內）應日本之召，以代表「華北」的名義及赴日文化視察團名義到日本開會了。他們雖都是活動分子，但目標則不同，當開會時，彼此也未免先有一番摩擦。先擬中選副本四篇，於是利益均霑，沈啓无的私人小祕書林榕以散文「遠人集」，小弟子莊損衣以「損衣詩鈔」；柳龍光的妻子梅娘以長篇小說「蟹」；袁犀以其本人的長篇小說「貝殼」平均分配。當天下午他們特地由日本打電報來報告消息。於是第二天的民衆報（柳系報），新民報半月刊（林榕編輯）均發表了這個「光榮」的消息。但第二天會中忽然有華中一篇，華北一篇的決議案，於是沈柳之間便有了爭執，袁犀漁翁得利，反以關係較淺，與林房雄活動較次之資格獲得獎金。已發表的消息便作了廢。

發表後，庸報（天津）有過作者訪問，有過周作人的獎語，北京飯店有過久米正雄的「授賞式」，於是袁犀便以不可一世之姿態出現在北平了。後來反是一個大使館的日本文人聽到了不公的消息，說袁犀獲賞是華北的情面，該文發表在庸報，一般以耳代目，甚或以他人之目代自己之目之輩，原來把「貝殼」捧住在三十三天之上的，一看原來日本人反對了，也就不大讚成起來，又說「貝殼」不大好，缺乏現實性了。真的，自日本人一評論。該書銷路大減，真是

「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呀！

但平心而論「貝殼」總比「予且短篇小說集」好一些。（予且如何得獎本人不知，不敢胡說，）同時林榕之「遠人集」只有集名，尚未出版；「損衣詩鈔」則連詩也還沒有鈔出來給大家看看，就有資格內定。滿洲一位得獎者，他的小說尚在大同報連載中，好壞還在肚子裏，也居然中獎，真是笑話，倘使任「大東亞文學大會」開下去的話，獎金快頒給「腹稿甚佳」的作家了。

三十二年十一月，「華北作家」們又聯袂南下了，這次有錢稻蓀，楊丙辰，趙蔭棠出馬，又有女將二員：梅娘與雷妍。雷妍文字樸實，人也如文；梅娘則以少奶奶姿態出現。這委實先給各委員一個威脅。上海文人因惋惜梅娘未去滬，曾在紙上大吃豆腐，以聊慰未見廬山真面之愛慕，真忝不知恥？

據參加大會及參加審查華北代表對我說，華北對得獎作品預定兩集，一部是馬驕的「太平愿」（短篇小說集），一部是娘梅的「蟹」（短篇小說集）來南京後大會令華北各推薦一篇，華北代表商議時，辛嘉，王介人，山丁，蕭艾等等皆是正在柳龍光下作事的人，又都是和梅娘一起由所謂「滿洲國」來華北打天下的「滿洲人」，就在一兩個北平土著作家不大首肯的情形下，硬把梅娘的「蟹」捧出去了。同時梅娘穿着滾圓的皮大衣，手和人握得緊緊的；馬驕則無從交際，（他是一個山東黑大漢，和名字的漂亮相反）就這樣子喪失了那筆「光榮」的「大東亞獎金」！

揭穿大徵文的秘密

日本雖是一個小小的國家，可是他非常喜歡「大」字。在他們的報紙雜誌上，時常舉辦「大徵文」，侵奪得中國地方，出版「新申報」「文友」之類的宣傳品，幾乎是每月每期都有一次「大徵文」。可是這種「大徵文」，不能得到大眾的擁護，便鬧出許多不大不小的笑話來。

日本人的報紙舉辦大徵文，偽方的報紙刊物，便也起而效之。遇到「紀念日」，必舉辦「大徵文」，題目總不外乎「建設大東亞」「促進中日關係」，甚至「反共，反渝，反英美」，就是小說劇本，也得帶政治色彩，否則他們是無法「報銷」的。

因為「大徵文」的獎金很大，頗能引誘窮極無聊的文人，胡說八道地湊上幾千字，到了集稿後，評選者選來選去，總選不出什麼精采的文章來，祇有將這種不成章的東西當選了。

在應徵羣中，決沒有一個正式的有氣質的著作家或評論家，大多數是偽方所設公立學校的教員，偽組織的小官僚，以及缺乏理智的學生。他們根本談不到寫作興趣或有什麼心得，應徵的目的，無非一筆「大獎金」。所以有不小連文章也不通的人，居然也湊出一篇洋洋大文，以買獎券心理來碰運氣。

爲了獎金，爲了些微的利益，什麼都不顧了，當選後，除了將真實的姓名，住址，籍貫，年齡，職業全部發表出來，有時還要刊登照片，在日本人，這樣做的意思是「出風頭」，但中

國人却是在『出醜』在出賣他自己。

每次『大徵文』的揭曉發表出來，總可見到幾個熟名字。這幾個人，平時將文章投寄各刊物，都被拖入紙字筵，可是逢到『大徵文』，寫『大東亞八股』是他們的拿手，因此有十九次是被錄取的。

這幾年來，很出了幾位『寫徵文的專家』有一個南京姓胡的，在去年國慶日，三張報紙的徵文，都被當選，得獎金十五萬（那時能以兩三萬字換偽幣十五萬遠勝過『第一流』作家的稿酬。）

事後，將這批『徵文專家』的作品披露，就會接到告發信，說是根據兩三月前某報或某刊物上某一篇文章改頭換面的，然而獎金早已被領去，主辦者因為報銷完畢，忙着舉辦第二次大徵文，不願多找麻煩，也不去追究了！

過去，東方雜誌，中學生，文藝等老牌雜誌，每半年必有一次徵文，應徵者異常踴躍，收獲極大，錄取的文章，可編成特輯，往往可出單行本，有幾個作家，就是因徵文為人賞識而踏上文壇的，戰後的上海，西風徵文，也有很好的成績。可是在日本人統制的文壇上，至少有幾百次『大徵文』，花了很多的錢，結果祇得到幾篇抄來的文章，便宜了幾位文抄公！

敵偽統治下的北方文壇

清算附逆文化人與打落水狗已成爲當前之務，蓋不予落水狗以打擊，則死灰復燃，極有可能性東山再起，而爬上新的文壇，據說楊之華，路易士曾以拍馬屁之手段謀到一軍隊方面之職業，結果，終因本報撻伐而立予撤職聞者，大快人心。其餘若張若谷已擺舊貨攤，潘予且走頭無路，所計劃辦的刊物之消煙散，這都可說是打落水狗的功用。

北方的『文化人』似乎還沒有被檢舉，如果說，幾年來南方文壇是黃色的，那麼北方文壇便是灰色的。北方久在敵人統治之下，偽『文化人協會』是束縛寫作人的思想與態度的機關，在北方，每一個寫寫文章的如果有二三篇文章發表後，便需強迫加入該會，以受節制。所以，北方文壇始終沒有發揚過，雖然號稱是文化之都。

幾年來，北方確確實實是出過幾個『和平作家』的，關於周作人，可說是北方的領袖人物，文化官僚，雖然他自己說自己的態度，是『撐着拐杖，站在狼嚎中，』但是，嚴格地說起來，是沒有什麼可原諒的，生命可以犧牲，失節是萬萬不能夠的，他的態度不純潔曖昧不明沒有國家主義。他曾經和得意門去沈啓无爲爭某一個位置而發生衝突，可說是極其使人失望的。

老作家如此，青年作家呢？可說都不於保持他們的清白，北方作家中，沈啓无，梅娘，雷妍，山下，楊丙辰，林檎，紀果庵，趙蔭棠等都出席過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袁犀，梅娘的作品

更得過大東亞文學獎金。

至於出版的刊物方面，質與量都可憐得很，只有文藝雜誌，文學集納，中國公論等等，單行本却不少，新進作家短篇小說集出了好多本，作者們爲關永吉，山丁，高樂，雷妍，馬驪，袁犀等，但是很少有特出的成功，袁犀『貝殼』的獲得，大東亞文學獎金，曾被日人譏笑過爲『情面獲商』是與不是，總之，袁犀不是好東西也。

在北方要靠筆耕养活自己與家人是不可能的事，在最近兩年刊物與報紙之少令人不可相信，多數『老作家』，靠年底時候的文學獎金，以資挹注，這也是罪所應得的罷。

有一個時期，北方『文化人』爲了受不了壓迫，羣向江南遷移，諸如紀果庵，穆穆，張金壽等，但是到了江南，又不免和江南的附逆『文化人』相處，所謂物以類聚，亦所謂臭味相投。

據說北方作家畢基初曾被捕，原因，是因爲畢君參加地下工作的，這倒是北方作家中的皎皎者，又吳伯蕭亦始終沒有屈服過，可見北方和江南一樣，未始沒有苦鬥人士也。

清算文化爪牙的糊塗賬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侵入上海租界，報紙雜誌，幾乎全部停刊，偽政府要人林柏生，丁默邨，袁殊等，認爲趁此機會，在上海籌辦幾本刊物，拉攏留滬文人歌頌「和平運動」，一

方面可以在主子前立功，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強自己的政治勢力。

於是他們各派大員，帶了相當可觀的經費，在上海文化界活動，這些大員先將經費的一半，放入腰包，然後今天請人吃飯，明天邀客喝酒，甚至咖啡館中包檯子，旅館中開長房間，將經費花得差不多時，才拉攏了幾個在一二，八之前失意的文人，替他們出來辦報，編刊物。

大員們是發了財，這幾個潦倒的文人當然也是圖利不圖名，以「撈幾個」爲目的，他們便向主辦人開談判，除了支一筆編輯費外，還得採取「稿費包辦制」，將全部稿費都交給他，由他去支配，所以當時每千十元僞幣的稿費，作者到手時，只有三元或是五元一千了。

當時更有一本綜合性雜誌，出版兩期後，忽有人告訴主辦的人，兩期來所有的文章，都是東抄西襲湊成的，原來那位編輯先生，根本沒有約人寫稿，去舊書攤上掏了幾本舊雜誌，費了一夜功夫，來一次「新拷貝」，將一筆稿費全部吞了下來。

當時的「中華日報」，是十足「官派」，編輯部各項費用，一角一分，都要經呈請之後，向會計處去領。副刊的稿費，是由編輯室寄出稿費單，讓投稿的親自來領。根本無法實行稿費包辦，可是那位編輯，很是聰明，每到開稿費單時，將自己朋友的文章和一部分外稿，都算作自己化筆名寫的，由自己向會計處領了稿費，然後提出五成或六成，親自送給作者，這種方法，既可滿過報館當局，而作者對他又發生好感。

後來，他的心愈來愈黑了，領到了稿費，不去付給人家，非要寫信來討時，才肯拿出來，於是他的副刊除了幾個一丘之貉外，連第八流作家也不願寫了！

「古今」「天地」的內幕

三十一年春，是上海出版界最銷沉的一個時期，但是些甘心做漢奸的文妖，却飛動蠢動，大家想撈一票乖血。

在這個時候，「古今」創刊了，三月一日出版創刊號，風格是模仿過去的「宇宙風」「人間世」「逸經」，但是無法刊登辛辣諷刺的散文，暴露性的速寫，祇得「賣舊貨」。「古今」的後台老板是周佛海，由南京時代晚報社長朱樸出面主辦，編輯人是過去「魯迅風」作家周黎庵，後來文載道也加入。執筆者除了周作人，凌寄漢閣主，瞿兌之，謝興堯，何海鳴，冒鶴亭，每期總有偽政府要人的大文，周佛海的最多，也最有號召，後來輯成一本「往矣集」，因為周是「南京政府」紅人，所以銷路很好，一共印到十五版，此外陳公博也寫過「我與共產黨」的長篇，而老牌漢奸梁鴻志，以衆異筆名，寫得很多，江亢虎，溫宗堯等都是「古今」的支持者。

以這種作風，「南京政府」的偽員們都成了「古今」的讀者，每期幾千本銷路，是靠得住的，所以後來改了半月刊，在一周紀念的時候，出版特大號發表汪逆的「故人故事」和墨跡，居然各報轉載，「古今」雖以沖淡的小品來號召，作者多是飄飄然的清談派人物，但實際上却是十足的官辦刊物。

可是那些漢奸文人却當文活寶貝，拼命擠在這裏面，大寫其稿子。

到了三十二年九月，突有一位新興「女作家」馮和儀，要辦一本刊物揚言風格與「古今」相似，拉稿路線也與古今相同，「古今社」同人對之非常生忌，便與作者們約法三章，如不爲蘇青所辦的刊物寫稿，寧可津貼一筆稿費，並在外面大施宣傳，說是靠一個女人的力量，那裏辦得好刊物。

蘇青這本刊物，據說是領到一筆錢的，因爲財力很足，結果仍拉到許多作者，又得到周佛海太太楊淑慧的一篇「我與佛海」，噱頭賣足，所以十月十日「天地」創刊號出盡，風頭確超過了「古今」。

在「天地」出版後，「古今」加緊拉攏作者，兩本刊物，發生了明爭暗鬥。蘇青藏了一肚皮的氣，依着她的寧波脾氣，那肯悶在心裏，於是逢人便哭訴，因爲是個女人，仗義幫忙的人頗多。其實當時嫉妒蘇青的，不僅是「古今社」而已，但經蘇青這樣一宣傳，又寫了一篇「喊冤叫苦」的文章，使她得到某一些人的同情，領配給紙，發行……都不成問題，「天地」便打了基礎。毒害上海文壇，施行奴化教育。

後來，「天地」內容漸漸地與「古今」不同了，蘇青大談其「飲食男女」又拉着了張愛玲，譚惟翰，班公，實齋，何若這一批文妖，專寫噱頭文章，頗有讀者，不久又另出一種「小天地」，由班公主編，「古今」仍是販賣古董，一天不如一天，而暗鬥也就停止了。

「和平文化」的「大本營」

在最近一二年來，由於淪陷區的物資缺乏，於是許多「墮落文人」祇有投在日本文方面，領些津貼，辦二本『和平八股』的刊物，因為他們有了日本有力份子的幫助，所出版的刊物也都有了背景。至於紙張，是不成問題的，因為他們是有一種配給紙的。

作為『和平文化人』的出版大本營，是由柳雨生，陶亢德支持的『太平書局』，本來『太平書局』是日本方面所開的，後來由陶亢德從「幕後人」方面，領來了津貼，便把書局盤了過來，於是毒素書報雜誌便出現了，作為『太平書店』出版的第一砲，是『和平文化人』的機關誌『風雨談』，『風雨談』雖然是標榜散文，但實際上，却是一個煙幕彈吧！這麼『風雨談』其實是介紹「日本文學」的，在這集團裏撰稿的『和平文化人』計：陶亢德，周作人，文載道，柳雨生，吳易生，蘇青，潘予且，譚維翰……以及某些投稿者。

除了出宣傳的機關誌外，『太平書局』又出了不少單印本，路易士的詩集『出發』，紀果厂的『兩都集』，秦瘦鷗的『二舅』，柳雨生的『新國民運動集』，『懷鄉記』，周越然的『六十回憶』，譚維翰的『海市吟』，章克標的日本小說集，楊先政的『入獄記』，所出各書，布毒素者，是佔上了一半。

『太平書局』的門市部，在四馬路廣益書局隔壁，書局形式完全「東洋化」，但最近「和

平」以後，『太平書局』居然也掛起蔣主席玉照，以及國旗和V字這種情形實際是頗可卑，他們似乎要想『搖身一變』，要做二面人。

除太平書局外，還有由潘予且主持的知行出版社，這一個團體，與『中華日報』有密切關係，替知行出版社撰稿的計：張資平，楊之華，路易士，南星，陶晶蓀，傅彥長，……等人。

知行出版社是最近一年所產生的「和平文化機關」，他們的機關誌是『文帖』，經常替他們執筆的也是幾個老頑固知行出版社出過幾本文學叢書，由廣東人楊之華主編，已出版的有張資平的『新紅A字』，楊樺（即楊之華）的『浮浪繪』，在預告中的有路易士的『檸檬黃之日』南星的詩集，周越然的藏書小品，至於在內容方面，極盡其無聊之能事。

值得一提的、知行出版社的潘予且（即潘序祖）辦這個機關，是爲了感謝日本給他的一筆文學賞金，原來他也是所謂「偽南京政府」的文學者之代表，嘻嘻！

在罪積上最大的，還有陳彬龢與日本政府合唱的東方文化編譯館，這一集團，由吉田東祐等輩主持其間，替東方文化編譯館翻譯的是陶荻崖，左丘，未明，等人。

東方文化編譯館已出版的書籍有小泉會著「一個日本女人的日記」，武者小路實篤著「青年人生觀」，吉田東祐的政治論文，岡田駿夫的「中國史學」……許許多多，這些東西，細細的統計起來是很困難的。

從國軍撤退上海以後，中華日報便首先成了「和平報紙」，最近二年來，他們也出版了不少和平人股的東西，作爲這一型的代表是「中華日報」，「中華日報」的幕後人物是林柏生，

在林柏生的支援下，這一本低級惡俗便出版了，至於替「中華」撰稿的仍是楊之華，張資平，蘇青，路易士等輩。

中華日報館，除出機關誌「日報」外，單印本的出版，計有「文壇史料」（楊之華編），周越然作的「書，書，書」，水準極低。

沐猴而冠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戰爭是各種投機份子活動的好機會，自從日本軍閥發動所謂大東亞戰爭後，日本的若干末流文人如久米正雄橫光利一等輩傢伙，便乘機成立所謂日本文學報國會。當時由林逆柏生所主持的偽宣傳部，正苦於無事可做，藉逆民誼一手包辦了「中日文化協會」，林逆看着雖然眼紅，却不敢得罪陳璧君的相好。正好乘着日本文學報國會成立的機會，偽宣傳部內唯一的一個日本人草野心平，職位是指導專員，他在日本原是個絕不知名的詩人，但因為在廣州嶺南大學與林逆同過學，在偽宣傳部便成為幕後指導者，他於民國三十一年夏天回東洋去，就那麼醞釀了一下，要舉行什麼「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了」。

久米正雄這傢伙的意思，當然靠着這個大會好大施活動，藉此報銷，草野心平則藉此算是報効了林逆柏生，而在林逆柏生呢，他深感藉逆民誼包辦「中日文化協會」的苦悶，這次他可一手包辦中國部份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也總算吐一口氣了。但林逆天生是個連猴猴戲也

做不倏樣的人，他想和褚老賊爭口氣，做出來的事情却偏偏不爭氣。當時在日本人的原來計劃，是要周作人和張資平做出席代表的領袖，可是林逆柏生爲討好汪逆，並培植自己的勢力，却打定主意要周化人做僞代表團的領袖。因爲周化人一則是汪逆的親戚，二則與陳逆公博關係極深，三則是廣東人林逆容易操縱，當時周化人剛從廣州僞市長下台，閒着無事，乘此出出風頭，也算名利雙收。可是周化人在文學上連吳歷史也沒有，文學也根本不懂，硬要做代表團的團長，代表的名單便因此發生了極大的困難。張資平甫從僞農礦部開「小花瓶」桃色糾紛下台，對僞組織大生反感，要他去做周化人的腳爪，根本是夢想，雖然日本大使館派人去威嚇，他只說一句話：「周化人是什麼東西？也要我去捧場！」日本鬼也可好啞口無言。周作人呢，當然更不必說，林柏生也不敢提了。

由林逆柏生和草野心平的苦心設計，決定了北京大學的錢稻蓀沈逆啓元，南京方面的柳雨生許錫慶草野心平，而以周化人爲團長，在將要出發的時候，僞宣傳部託着日本大使館的嚴重威嚇又拖上了幾個人，湊成了沐猴而冠的「文學代表」陣容。僞宣傳部於是大大的動員起來，僞部報紙每天鼓動着歡送代表出國的消息，從南京到上海，接連舉行盛大的歡送茶會。第一天在南京「中德文化協會」的茶話會上，僞部專員陳大悲便首先講了一則挖苦的笑話，說一個痴女婿第一次到丈人家裏獻寶，獻出來的是層層包裹的一隻小烏龜。茶會後郭秀峰把幾個「代表」邀進密室談話，發表了這個「國」的內部人事：「林部長的指定，派周化人爲團長，許錫慶負責總務，草野心平負責聯絡，……」說了許多恭維話，最後是僞派人物的一頂大帽子，『在

友邦大家不好隨隨便便，丟臉，要守秩序，守紀律！」

日本的一隻輪船叫神崎丸，把這羣代表載到了長崎，被日本文學報會的人牽着東跑西跑，賣「中國野人頭」。日本人不知道這批「代表」究竟是什麼貨色，但看那種像煞有介事的氣派，日本報紙也大吹特吹。「華北代表」是在東京才與周化人等會齊。偽大會揭幕，大家的理想以爲武小路實爲當主席，結束却是那個倭胖的菊池寬任的議長，久米正雄任副議長。久米正雄那付賊腔的仁丹鬍子，政客式的文人和投機的菊池寬這傢伙，當然是魚水相合。但更便宜的却是柳雨生，他把菊池寬的馬屁拍得應天響，兩個人用英語談話，互相稱贊對方的英語好，柳雨生年青，菊池寬說他將來一定中國唯一的偉大作家。菊池寬到處捧柳雨生，柳雨生的生意也就大忙特忙起來，稿子，談話，廣播，老頭票滾滾而來，收入真的不小。最大的數目是應情報局「邀請」對南洋各地華僑作的英語廣播和粵語廣播，柳雨生作先鋒，周化人殿後，兩個人一吹一唱，大罵英美，大罵中央要人，捧汪逆精衛和林逆柏生，最後當然要大棒「日本爸爸」，足足湊了四十分鐘的狗叫，這次情報局支付了十八萬元老頭票。同行的潘予且與柳雨生最爲莫逆，一天到晚忙着爲柳逆雨生和周逆化人草批講演稿子，背後却也罵柳雨生無恥。

這羣「中國代表」在日本狗似的忙了十幾天，回來的時候，在安東到「新京」的火車裏便吵起架來，柳雨生一面孔的「林柏生代表」的神氣，龔持平看不過，狂罵了一頓無恥王八蛋，許錫慶出來幫腔，龔持平連林柏生也罵在裏面，但好得這一場罵，龔持平後來做到了偽宣傳部的特種事業司司長

三十二年偽文學大會第二次又在東京舉行，柳雨生第一次嚐了甜頭，第二次拉了陶逆亢德做助手，但經不起多方面的攻擊，英語廣播的機會沒有了，老頭票的收入也比較少了。不過林逆柏生却更寵信起來，每月二百萬元辦「風雨談」雜誌，油水更多，臭氣更甚。後來草野心平把日憲兵沒收的印刷所報紙送給柳雨生辦太平書局，資力雄厚，柳逆雨生更一面孔的「日本老板」神氣了。柳雨生在「風雨談」拼命捧周作人，學周作人，連周逆作人都有點兒討厭和不耐煩。

日本的生活浪漫而思想自以爲左傾的無恥文人林房雄，兩次到中國來拉羣衆，日本文學報國會的意思也許是派左傾的作家到中國來吸收左傾份子。可是中國的左傾份並沒有真的被林房雄這傢伙吸收了去，倒是林房雄受了若干人的挑撥，以左派立場把周逆作人攻擊得體無完膚，周逆作人老羞成怒，把自己的徒弟沈逆啓无作出氣洞，在報上登啓事「破門」，把沈逆啓无罵成大逆不道。一方面表示與日本文學報國會絕交，對偽宣傳部也大發牢騷，鬧到馬仰人翻，周作人的臉面無法修補，在南京舉行的偽文學大會自然也無顏出席了。同時那些與周作人相左的人當然也不出席了。不過好得有柳逆雨生這個小丑，他代表着林柏生，綁票式的拖了一些人，偽宣傳部內又湊上一些渣。草草三天的會議，二十大桶汽油只有第一天開出二輛車子，第二天汽油用完了。火柴買三個整籃的，可是充代表的人就連一小盒也未拿到。出席的日本鬼都罵中國人無恥，但他們却不知道這批人正因爲無恥，才會到殘暴的日本軍閥毛腿下面吹喇叭呢！

文壇政客

柳雨生

冒牌的北大畢業生

柳逆雨生據他自捧，是一個壽神童。當他在光華附中讀書的時候，已經由蘇州文怡書局出版了一本「中國文學史」，厚厚的一本，雖是東抄西襲的東西，但是由他四面調查的結果，據說還是一本圖書館中的必備書。其該是他——文壇登龍的基礎吧？

光華附中畢業，居然被他考進了北京大學。樸被北上，去度遺少生活。這一時代在文壇上並不活躍。據他後來在宇宙風上發表的關於北大的回憶看起來，正是埋頭苦幹，用功研究秦漢以上文學史的時候。可是事實並不是如此，他正在大捧舊劇人，在寫無聊的舊劇評，用的筆名叫「彤齊予巫」，死心塌地的佩服楊小樓，捧紅了中國戲劇學校——北平的科班——學生宋德珠，那是唱武旦兼花旦的一個男孩子。這些該是他在北大讀書的確一成績，他亦以此自傲，並且自認瞭解幾句楊派惡虎村，現在誰也沒有像他那樣有神韻。

七·七戰事既起，古城危急，他的遺少生活過不成了，只得丟了佩服的楊小樓，心愛的宋德珠，迴腸蕩氣回到上海來在光華大學借讀，畢業之後，不知他鑽了那個路道，還是學校當局看重他出的「中國文學史」竟在大學部當起講師來了。開始是賣野人頭的「先秦文學史」，「這是他最有「研究」的一門，也是在北大二年捧住了錢賓四的脚跟，謹有的噉飯本領。可是，知音是這樣的少，柳存仁——他的字——滿腹錦繡，得不到光華同學的垂青（選他課的不到十位）。

他見飯碗岌岌可危，于是大放盤凡是選他課的，到學期終了，全部奉送學分。這樣又給他在光華苟延了一學期。他想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從此光華少了一個矮矮身材，蒼白的臉，走着鴨步的大教授了。

到了香港，神通也不小，居然給他在香港華人民政司裏做一個職員。如說他在北平的生活是遺少式的，那末在香港的情形正相反，他很活躍，希望能夠得到些地位，跟在留港文化人的身後搖旗吶喊，後來他自己得志的說：當時很得前輩如許地山，賴奮，茅盾等人的垂青。也曾發表過幾篇離時代遠遠的小說「鴛鴦蝴蝶」的氣氛濃得很。

太平洋戰爭開始前，他正在上海同人合辦一個「西洋文學」月刊。要說他對於文壇有些功績，那該是唯一的記程碑了。雖然他並沒有發表過什麼文章，可是我們還承認在戰爭期中，這是有些成績的一本文學的翻譯雜誌，這時候正在上海宇宙風投稿，發表了幾篇關於北大的回憶。接着出了一本集子，「四星集」內容駁雜得很，有封神榜的考證，有北大回憶，更有一篇偵探小說「蛇足」。序中說起他對於偵探小說的愛好。程小青是他最崇拜的中國偵探小說作家，這篇「蛇足」，正如他的篇名，是一篇浪費紙張的蛇足文章。

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的文藝都在蟄伏狀態中，蜀中無大將，正是他活躍的好機會。陳彬龢是他在香港認識的熟人，于是因陳的關係，一步步的爬上去。我們算一算他的逆帳，他是「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最起勁的發動者，當然這發動幕後有人，他不過是傀儡。然而因之他究竟在附逆文人中得到了很高的地位，三次「文學者大會」他都出席。而且拖人落水，有幾位老作

者，都被他利誘心動。加入進去了，地位有了「嚶嚶們也跟着多起來，榮任了「中華日報」的編輯，這一時期，又出了一本東行回憶，文言白話夾雜不堪，將日本胡捧了一泡，狼得主人的青睞，出過日譯本，這也是他的得意傑作吧！

太平洋書局開辦了，裝修完全是日本化，這也是他苦心親目的表現，做了老板，錢自然多起來了，單是配給報紙進帳已是很好了，於是進出代步是三輪車。那一個文化人有他這樣闊，可是末日到了，現在該是坐着三輪車逃命的時候了。

但是，這文妖能够逃到那裏去呢？不久以後柳逆雨生這甘心出賣文化的傢伙終于被捕下獄，從此他祇好嚐嚐黑牢味道，不再是人個吹牛文人了。

林語堂一脚踢開了他

幽 默 小 丑

陶 亢 德

如果一個人是有倖運的話，那末陶逆亢德便是一個十足的倖運兒。他的跑進生活週刊社（那時還沒有開書店），也是很巧的一樁事，原來陶亢德也是一個生活週刊的經常投稿員，一天，他跑到上海來見鄒韜奮，恰巧這時候鄒的手下缺少助手，於是便留他在社中助編「生活」，裏面每期有他的「望遠鏡與顯微鏡」，具名徒然，文筆鋒利，復經韜奮潤飾，當然是寫得相當不錯，如果說陶亢德有所成就，那末便要算這個時期的雜感是最出色了，後來韜奮出洋游歷，便把他介紹給陳彬龢，陳這時候已是申報主筆，他每天要寫一篇社評，可是這位先生有一個取巧的法子，就是叫手下

的人代筆，寫好的文章經他具一個名就算是他的宏論，陶亢德就做過他的捉刀人，但因為陳彬蘇攻擊政府過甚，結果主筆是做不成了，於是出陳的介紹，陶亢德走入林語堂的幕下，從此以後，就交了好運，因為他既然不笨，筆頭上也可以動動，湊巧這時候上海正遭一、二八炮火之後，出版物少得可憐，「論語」一出，自然銷路是不推板的，幽默大師的噱頭固然不錯，陶徒然也居然要易名亢德了。儘管幽默的文筆是怎樣的無聊，但這時候多的無聊的人。於是「人間世」呀，「宇宙風」呀這類的刊物，就繼續出下來，他也託了林大師的福，著實寫意一輩子，因為寫的稿，沒有像生活週刊的嚴肅，胡亂講一陣算數，進益却麥克麥克。

在第二次滬戰發生以後，林語堂是出國去了，把宇宙風社交給他，這是給了他一個發財的機會，著實給撈着了幾錢，你看他「亢德書房」也開起來了，小洋房也住起來了，由賣稿人一躍而升為書店老板，這苗頭可說不是一眼。他後來另出一種刊物叫「國際間」，聽說銷路也還不惡。但是好景不常，試驗他的時代來了，太平洋開火了，他的宇宙風社本來遷至香港，有向內地遷移的傾向，可是他不知怎麼一來，仍舊回到上海來。你可知道上海是最容易使人墮落的地方，何況他有點小文名，經不得一番引誘，這個第二代幽默家就此落水了。

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描寫陶淵明肚皮餓得發昏，彷彿有點懊悔棄官不該，看了五斗米面上折折腰有什麼要緊的樣子。這篇小說收在他的「徒然小說集」中，現在看起來，却是在替他自己寫照。

倖運兒的倖運真好，他就榮任「大東亞文學代表」，直赴東京，開代表大會，好不威風，別

的文人，都到內地吃苦做陶淵明餓肚皮去了，只有他受着這樣「殊榮」，等到戲做完，別人都已回國，他却還留在日本，理由是「留日以求深造」，貴貴，如此下去，紹興要出第二個大文豪了，在戰爭期內，我們這位亢德居然也「深造」得落，真是虧他。大概這時的日本，已經常常有B廿九型光顧，所以他也不管造得深淺如何，逃命要緊，回到本國來了。回來之後，榮任「中華日報」的主編，可不得了，「中華日報」也有他的星期評論，好像有一篇是叫人要吃苦，不錯，中國人是該苦的，生成的苦命，只配給人做奴隸，這樣一解釋，可見陶亢德是受過東洋人「深造」過的，所以他說出來的，賽過東洋人自己做的宣傳文章，東洋人也說，我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所以你們要和我「共苦」，經他一說，真是一些也不錯。他說，「我們要做人上人，必須吃得苦中苦」，所以我們只好吃六谷粉麩皮了。

然而陶逆亢德認為這樣的宣傳，還不够賣力，在四馬路中市，和柳雨生合辦太平書局，天下既已太平，王道那得不宣傳，一般小百姓本來吃配給麵粉常常中毒，現在大規模的在書本中放點毒素進去，索性給你們送上西天了。

「氣節」這東西真是值得寶貴的東西，你看一個失去氣節的人，他真是什麼也做得出。據說老鴿教新來的妓女出去賣淫，開頭最難，等到一次二次做過以後，她不等老鴿的垂楚，自己也會去做的了。在陶逆亢德可以把他的歷史分做三個時期，最初是他用徒然的筆名在生活週刊寫稿的時期，其次是和林語堂辦幽默刊物的時期，這二個時期，尚不失文人身分；到了做「文學代表」，接編偽方宣傳刊物，主辦偽方文化機關，這個時期，是他的墮落期，從此一落入千

丈深淵，永無出頭之日了。

牛骨郎中 陶晶孫

一個道地的假東洋鬼子

大約在日本屈膝後不多幾天，陶晶孫還在「中華日報」的副刊裏，忸忸怩怩地向讀者告別，掃興的是這位「東亞代表」作家連短短一篇告白。也還是非送進「文章病院」不可的。

本來，他不算數也是一個留日生，後期創造社的社員，在現代書局出過一本木偶戲的劇本，可是寫出來的文章，不識中國字的固然看不懂，就是懂得中文字的，也仍舊是一個都不懂，好在他的目的不是給中國人看的，像鬼畫符畫一陣算數，成什麼東西，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接頭。

有一時期，「新申報」的文藝周刊，是他和傅彥長兩個人包辦的，兩個人在報上唱雙簧，一吹一唱，講的是什麼，使看的人莫明其妙。有一天我實在無聊不過，就想看看這兩位「投身和運」的作家大作，但是我眼花了，愈看愈看不懂，傅彥長的隨筆固然文不對題，不知所云，不過陶晶孫的小說却更加出色，我看了半天，才知道他是寫一隻貓的故事，而且貓還談戀愛，總之，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既無主題，又無諷刺意味，文筆又晦澀得要命，看陶晶孫中文，比看譯文還要難，實在是一部「無字天書」，彌衡打鼓罵曹：不通不通又不通。

但是儘管他的文章寫得不通，地位却不得不爭，他的倚老賣老，給一班年青的御用文人攻

聲過，他不知自恥，還在報上酸溜溜地表白一番。後來所謂「大東亞文學代表會」在南京開會了，因為一班飯桶代表聽不懂日語，所以才讓他做一個副主席！這時候，他洋洋自得，在報上大發其得意論調，好像只有他是前輩留日學生，這個主席地位，除了他，是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做的。

文章越是寫得蹩腳，可是越是想求名，他也居然把中國人看不懂的中文寫成的東西，在太平書局出了一本「牛骨集」。你想，好好的一本書，什麼名稱不好題，要題上一個「牛骨」？大概他走過殺牛公司，有動於中？本來，這一批都是寶貨，弄不出好的事情來的，現在把他來提一下也無非想給讀者們知道一點他們的醜行而已。

性學大學師 周越然

「出賣重傷風」

文壇有一個周越然是恥辱，作爲一個作家，起碼得有二個條件：一，文筆美。二，思想佳。我們的周老先生呢，本來不過是商務印書館的英文編輯，一手白話文寫得似通未通，平時不出來，反而在所謂「大東亞文學運動」時出來了。老當益壯，大概是存心爲「大東亞共榮圈」出力幹幹文學運動吧。

可是他的才能也許是在英文寫作上，雖然國學也有根底，白話文的風格却令人要笑落牙齒！文筆不通之外，且大搬家藏性書內容，看來在性的一方面，他大概也是老當益壯吧。

有一時期，周越然在新中國報的「學藝」上每天寫稿，文末總加上一段「詩云」。這一些

詩，看來看去不像詩，倒像小孩的歌謠。可是學藝倒把它排在最重要位置，周越然爲什麼這麼多產，而且爲什麼總是這麼文與理都不通的東西？據說新中國報館袁殊每月送周越然一大筆津貼，周拿了不好意思，就每天逼出一篇看似道德其實無聊的東西來。

在起初，周越然是以英文而著稱的。他與林語堂所編的英文讀本在中國銷路可算最大，人們對他也有敬意，不想現在竟一失足到這種地步，他自己也在懊惱。

周越然一大把年紀，還出來寫這些滑頭文章，引誘上海的毛頭小伙子，其罪孽之大，比之一些青年文妖還不如，所以他從前的功績，全部掃地，代而起的，他也要遺「臭」一番了。

尋國的魚

路易士

跟了東洋詩人屁股後跑

在敵僞的文壇裏，一向就像一池死水那樣，不會起過什麼波瀾，除了北平周作人跟沈啓无鬧翻，周作人登了破門聲明，曾起過一回騷動，馮和儀女文奸的結婚十年，銷路太好，也起過多少帶了妒忌的諷刺之外，洋洋大觀的，要算是詩魚路逆易士，以吉詞德（胡蘭成的批評）英勇的姿態，向小報羣發出炸彈式的挑戰，情形倒也相當的壯烈。

這回「文壇」的盤腸大戰的起因是這樣的。在林逆柏生某次招待當時所謂大東亞文藝作家的宴會上，詩魚路易士突然起立發表演說，以震動屋瓦的呼號，猛烈抨擊左傾的普羅文學，與

墮落的鴛鴦蝴蝶派，出席該會的平襟亞，也就不待席終，拂袖退席了。

而明日，詩魚遂爲林逆柏生賞識，重金禮聘入中華日報；一方面，小報攻擊路易士的文字也發現了，你來我往，總算熱烈空前，當時編輯萬象的陳蝶衣，也因名字致嫌，被指爲蝴蝶一派，後來改名滌夷，不知道可是這原因？

這回論戰，後來好似沒有什麼結果，但詩魚倒因此奠定了「文壇」的地位，除了榮任中華日報的主筆之外，也號召了不少文藝青年常常到新雅茶室開其文藝茶話會，組織詩領土社，出版詩領土雜誌，統治其詩的國度，而且還把他的弟弟，也是詩人的魯賓，又名田尾的，也拉入中華日報做編輯了。

詩魚的生活從此闊綽起來，不是領導一羣詩領土的領民到新雅座談，便是到甜甜斯喝咖啡，讓一位愛好詩魚的大作的女士倚到懷中聽他朗誦傑作，再不然，就是到北四川路一間叫做潮的酒吧去，跟所謂盟邦的詩友池田克己他們討論大東亞文學。過的倒很寫意的生活。

可是不久，詩魚的煩惱來了。魚的太太在揚州的家鄉聽到詩魚在上海的羅曼斯，於是領了兩個孩子跑到上海來交涉，這於詩魚確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打擊，幸而太太的條件總算還不太辣，約法三章，那不過是：限寫若干首讚美太太的美麗及偉大的詩篇，登刊中華日報副刊，讓那對方的女人看到；不准與太太以外的女人發生接觸；經濟權移交太太管理。

從此，中華日報副刊就出現若干獻給太太的詩篇。一面也看到「居無室」記，詩魚的收入雖然在一般「作家」之上，可是詩魚得喝酒，喝咖啡，得抽煙，而況詩魚又賦有「天生我才必

有用，千金散盡還須來」的豪放氣概，這回住的問題可發生了，那來的「頂費」呢？於是詩魚的詩篇抨擊資本家了，據說是「市僧們有組織地在迫害他，迫害這位天才！」於是他發出要「向文學告別」的傑作，並且說，除非他有很好的房子居住，很好的生活過，否則，他不會有什麼偉大的作品產生是。同時指出，住的地方最好是在莫干山，或者是像香港淺水灣酒店那樣也成。

幸而，詩魚却並不真的「向文學告別」，不久，在大東亞文學作家會上出現，我們又可以聽到詩魚在追悼汪逆的會場中，朗誦追悼汪逆的挽歌，說是什麼偉大的革命領導者死了，天上的一顆星的光彩也消失了云云。

這回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詩魚，田尾，還有中華日報副刊編輯，文帖半月刊編輯的楊之華剛在報館裏，就像向們投下一顆原子炸彈那樣，驚惶失措，不曉得怎樣才好，個個都從報館往外跑，藏躲了好幾天。可是最近，聽說他們已接受了路線，跟以前任偽江蘇省宣傳處長的明途在替什麼部出版刊物了，而況，他們又各從日本的主子處得到許多紙，近來長價長了，這羣小丑又在彈冠相慶了。

又一說，路易士這個該殺的曾經污辱 委座的文妖，當日本強盜投降之後，沒有了保護，這條魚便變成了一根魚骨，在街頭流浪了多天，曾經躲在南開北，想不出山的樣子。

路易士這條魚變了一條狗，東嗅西嗅，可憐得很，但是他也偽裝了起來，把唇上幾個毛剃得光光無有，洋裝不穿了，穿的是套藍布衣衫，套了一件長衫，在北火車站軌火車票，想遊到

江北老家。

他的江北老窠裏，據說沒有恒產，苦得不可言狀。詩魚這次打回老家就是去隱居埋沒的。從此詩魚吃不起板煙了。手杖也不好拿，祇好拿把鋤頭，在鄉下坎窠裏散步，這條魚，可以餓給貓吃了。

紹興師爺 文載道

「先捧」魯迅「後跑」藥堂「香檳」

再過一個時期，文壇上一定會有人提倡「重整雜文運動」，雜文雖然大有發展，但必須新人來培植，過去的那一夥雜文家，有的遠去他方，音信全無，如王任叔，列車，有的已病故，如周木齋，而有幾個則喪失了名節，將成爲他人筆誅的人物，如文逆載道，周逆黎庵之流，「邊鼓集」「橫眉集」的諸君子，看來是無法重聚了！

當時雜文家們，對於漢奸，罵得絲毫不容餘地，他們時常提起洪列疇，安知在敵人踏進「孤島」後有幾位居然也做了「貳臣」，洪承疇還是在獄中變節的。

在八一三之前，文逆載道還用他的本名金性堯，編過幾本書，並不爲人注意，到了柯靈主編文匯報世紀風後，他便以文載道的筆名出現，翻書的本領很不錯，寫出來的東西能引古證今，尚不嫌十分空洞，於是也列入了「魯迅風」作家之羣。

幾年以來，他曾諷刺了不少的人，在一二·八日軍進佔租界後，他應當走到可寫文章的地

方去，不然也該學學唐駁，不聲不響不寫文章，渡過一個時期，因為他的家庭情形很不錯，並不需要他賣文維持生活，可是文載道竟抱著風頭主義，又到「和平文壇」上來活躍，想不到以前他雜文中誅伐的對象，竟是他自己。

當周黎庵辦「古今」之後，文逆載道也跟着「出山」了，文章失去了「魯迅風」，一寫都是萬餘字洋洋大文，大半是抄書，牢騷雖多，而歌功頌德也不能免。

幾年以來，文載道雖未喊過什麼「大東亞」與「和平」，可是對周作人却異常崇拜，筆下常恭維陳公博，袁殊，因為他們肯挖出錢來「收買文人」和辦「報銷性刊物」。

在「古今」在雜誌界中佔優勢的時候，文載道就跟着朱樸之，文章中頗多諂媚之詞，後來「雜誌社」召軍賣馬，文載道又去鑽袁殊的門路，最先與吳江楓，哲非，蘇青，譚維翰，班公等爲伍，有一次袁殊率領一羣文人遊蘇州，在一個歡宴會上，文載道特別地揀了一個大肉圓，放在匙中，離了座位，送到袁殊的面前，以表示誠敬之意，張口「袁公」，閉口「袁公」，想盡方法跟袁殊接近，勸他辦刊物，最好像「古今」一類的刊物，後來果然達到目的，他的「文史」，先由「古今社」出版了一期，第二，三期則由袁資助了！

文逆載道有阿芙蓉之癖，說來也許有人不信，但他的友人都知道，每天非睡到正午才起身，面黃肌瘦，一副懶洋洋的樣子，煙癮十足。

文逆載道雖不是罪大惡極，可是他的行爲，却令人感到卑鄙，就拿他的外貌來說，近來變得尖頭鼠目，說起話來頗有紹興師爺腔，見了僞方的大人物便拜倒，一點骨氣也沒有了，完全

成了幫閒者那像過去是一個前進的文人。

他的太太武桂芳，過去也是一個前進女作家，作品多在「文藝新潮」「文藝陣地」上發表，後來因文載道變節，受許多舊時友人所唾罵，一時氣憤，竟鬧着要離婚，後來還是文載道的父母替他們解決這場風波。

還有一樁更無道德的事，就是周木齋有大批藏書，寄放在文載道家裏，周木齋死後，文載道竟全數吞沒作爲己有，連周氏生前好友，也不肯出借。

文載道在「和平文壇」上活躍了幾年，所得的是什麼，他並沒有大紅而特紅，也沒有做官，祇拿到細微的稿費，在「太平書局」出了一本文集「風土小記」，而在北方，却有兩個雜文集出版，這是他費了很多的心血，才得與周作人（藥堂）爲伍。

但也可見其用心之卑劣而可憐，不過現在他又作某種蠢動，希望大家對之以遺棄的態度吧！

長髮文妖

汪馥泉

原來就是汪正禾

滿頭長頭髮，一襲布長衫，年紀半百了，而居然挾了那位從朋友那裏用戀愛爭鬥手段獲來的太太，怪親熱地在馬路上踱方步的汪馥泉教授，恐怕正是爲了那點蓬首垢面不修邊幅的名士派派頭，於是成爲「名」教授了，同時也是上海幾大「怪」教授之一，自然他在復旦教書的時候，着實也出過一陣

風頭，編書啦！出書啦！編「文摘」啦！寫文章啦！在課堂上罵人啦！所有「名」與「怪」教授的風度，無一不全，可惜那還不算怪，最怪的是善於鑽營，善於熱中名利，又善於「想」搖身一變。

在救亡工作最緊張的時候，他是文化名人中的愛國者，他脫身到香港去了。並在廣東省政府吳鐵城那邊做了一陣事，那是爲了救亡日報以及漫畫家黃苗子的關係，苗子是吳氏的機要秘書，一時文化人寅緣而入省政府者頗多。可是廣州失陷以後，他戀着上海的家，又看看時局風色，於是想投投機而回到上海。

他本是日本留學生，日本人在四川路日本文化書館舉行什麼文學展覽會時，他的名字是列在中國留日文學家表中的。他在上海，便以「名」教授，「留日文學家」關係，鬼鬼祟祟活動了一陣。

不久，就和文化大醜張資平，袁殊幹起「建國」運動了。那時租界還存在，上海還是孤島志士們的活動監視下，他不得不藏首藏尾的躲在暗中，聽說每天住在橋那邊。以後，他做過某僞報主筆，袁在蘇州做僞教育廳長時，他謀得一個僞教育學院的副院長做，他是吝刮能手，弄了不少，大約爲了有人搶那位子吧！他和袁殊鬧翻了。

溜到南京去，在最後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窮出了一陣風頭，就在南京安留下來，現在日本投降，當然滿心恐懼，於是趕緊和那班假裝民意的投機文人陳學稼辦起「大同報」，高喚抗戰勝利「打回北京老家去」來了，不知內容的，還以爲那張大同報是蔣經國先生的那張

「大同報」，其實他是偽裝的大同報，可是偽裝也總於露形了。汪馥泉與汪正禾那個名字同時露面於該報，他寫了一篇記「謝六逸」，文中對文載道惋惜了一陣，而是錯誤地把文海掣當作金性堯，其實文海掣是楊復冬的筆名，金性堯才是文載道，他知道惋惜別人，可忘却了惋惜自己了。

附逆是爲了「三角戀愛」

創造叛徒

張資平

在中國第二個十年的新文壇上，張資平，郭沫若，郁達夫所支持的「創造社」，曾一度發揮過一時期光榮，其中尤以張資平的三角戀愛小說，更受當時的青年女學生之歡迎，然而文藝的價值却很少。

張資平早年亦是日本留學生，因此也有『日本老留生』自居的樣子，此公當年本專攻地質學，但無成績，而他所考學分也是丁等以下，因此一怒而寫文學了，所以張資平之從事文學，實際是半路出嫁而已，根本不懂文學爲何物。

在創造社時期，張資平所寫的各種小說，被批評者罵得體無完膚，這時期中國文壇宿將也大罵張資平爲△字小說家，弄得張資平狼狽異常。

張資平創作力極豐富，素有多產作家之『美』名（按美者，實是醜也！）文壇地位並不如何高。

申報自由談全盛時期，黎烈文任編輯，一刀割去張資平的戀愛小說，從此張之小說很少出

路了。

據說張之小說被腰斬，因為此公小說已不合乎時代。

『七七』中國的神聖的抗戰發生了，張資平因為是『留日生』的關係，祕密與日本妥協，開始他漢奸生活，出賣祖國，認賊作父。

八年來，這位文壇敗類，着實替中國出過不少醜，而他這位『寶貨』還自認爲了不起的人物。

大概是『十二月八日』以後，張資平的風頭真可以說是最『偉大』的一位，他和『新申報』『千葉編輯張若谷包辦副刊稿子，大受日本老板的贊美，和傅彥長一班『和平文人』大做丑表功。

在這一次『和平』以前，張資平與楊之華一批幫閒文人，出了一個文學叢刊，他的戀愛小說『新紅A字』開了頭砲出版，然銷路悽慘，並且受『和平輿論』攻擊，此公之文字命運，實在是不濟極了！

最近張逆資平，據說住在真茹，當局對於這位『附逆文人』如何處置呢？當然非把他重重判刑不可。

桂花編輯 楊之華

揩油稿費是他的拿手傑作

當初『中華日報』繼『新申報』出版的時候，可以說一聲鬼才打算看它，新申報代表日本軍部份面；有槍桿子支持，實行強銷主義，而中華日報呢，是代表偽府的機關報，不能強賣，其銷路之慘澹，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漸漸也會銷路好起來，這由于上海人的忘記血漬太快的原故吧！

中華日報，是由最無聊的與無恥的一羣『文化人』主持編務，是最先向敵人屈膝的走狗，楊逆之華是其中的中堅份子，其他則有詩魚路易士兄弟，陶亢德，蕭劍青，余拯等一批『宿貨』：路易士負責灌輸大東亞文化，舉凡日本方面的翻譯專論大都是他的工作，其弟田尾編電訊之類，後調至同盟社，蕭劍青則肉麻一番後被逐出，其故不知，陶亢德大概是編社論，而楊之華，像煞有介事地編着中華副刊文藝之欄。

楊逆之華是廣東人，爲中華系中最吃香的一員，大概由于投機歷史較長的原故罷，人生得相當健康，面容淡黃笑起來一口金牙齒，給人的印象實在惡劣，不是文人，實是市僧，他的字寫得怪形怪狀，一望後，便感到作態的醜惡。

文章方面，他是吡嘰堂最厲害的一個，崇拜藥堂因之連帶崇拜北方的作家，他自己的作品，可說是洋洋大觀，散文與小說讀者大概是知道他會寫的，詩呢？是化一個何穆爾的筆名，寫幾行不知所云的東西，在副刊與詩領土上發表。

楊逆之華也是「大東亞」文學代表之一，到過日本，寫過日本通訊，亦一寶貨也，出版過集子，編過文藝刊物，在和平文壇上曾大大地出過風頭，而今呢？大概也免不了作喪報之犬了吧！

古董掘客 周黎庵

穆麗娟的第二任丈夫

提起周黎庵這個文奸，戰前也有點小名聲，自從「宇宙風」停刊之後，就隱休在他的親戚家裏，這時他還是一個光棍兒，無掛無累，在某中學裏担任高中國文，生活到也逍遙自在。不知這樣，他突然靈機一動，要去投機一番，到內地去了，這時候周文奸當然是一個很充份的理由，於是等不到學期終了，他就辭去教職，請了個代課的，當時學生對於這位『前進』『愛國』的老師，抱着十二分的敬愛，特地在四川路青年會替他餞行，他還很誠懇地說了幾句勉勵的話，並且介紹他請的代課先生，這人就是是筆名文載道的金性堯，學生子不知他是個狐狸，對於這位未來的老師，因為久聞大名，所以也十分歡迎。却不料所歡迎的，是這樣一條狗！

事隔一載，「妖孽」文載道不再來校，學生們也漸漸地忘懷了，忽然在古今半月刊上發現『周黎庵主編』五個字，這當然是一件大怪特怪的事，明明他自己大吹法螺，說因為不願在敵偽之下工作，而要到內地去的怎麼非但不去，反而認賊作父起來，古今上周黎庵，文載道的大名，和漢奸周逆佛海陳逆公博放在並排。

他由於古今社長朱逆樸的介紹，結識了不少權門顯貴，大奸少奸，於是行頭漸漸挺括起來，社址搬到了中央信託公司的俱樂部（亞爾培路二號），自己在毒氣漫天的愚園路上有了住宅，手臂中也多了個女友，開著「小汽車」在靜安寺路大兜圈子，當然是撈到了一票不義之財，其躊躇志滿，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之所以能一步登天，成為漢奸文客，一方面當然是『識時務』轉變得快，一方面也是會得捧，會得拍，下面是古今二週年時，他的一篇文章中大放其臭屁：『古今二年來的有成功，可以說是作者的成功，造成古今地位的文章，第一位作者，不用說，是周佛海氏了，凡是有他文字的一期，我們總特地多印一些，但還是一銷而空……』

說到古今，在當時漢奸文奸大出風頭的時候，在上海文場大奸小奸的爭奪之下，它的確是一本銷路很好的刊物，他們的宣傳是水準高，篇篇好。所以在周逆黎庵的編後中很驕傲地說：『古今是孤芳自賞，讀者愈少愈好』真是牛比連篇，全部狂吠。可是上海人偏偏吃這一記噱頭，以為不看古今好像侮辱了自己，降底了身份，因此甘心做了敵人的文俘，不管看得懂看不懂不却要買一本，在電車上翻翻，就覺得身價十倍。然而看看古今這本漢奸刊物的內容，每一期都是僅有的幾個老文孽，如周逆作人，徐逆凌霄，徐逆一士，梁逆鴻志，周逆佛海，瞿逆兌之，吳逆湖帆等等，他們自以為是清高的一羣，『不問政治，只談古今』是他們的掩護工器，可是現在這一輩北方作家「北派文妖」覺悟了你們和這些奸逆份之類的人在一起，也可算得『清』，算得『高』呀？

無恥文雌

關露

佐藤俊芝的跟包

關露是一個寫詩的女詩人。八年前，她出版一冊「太平洋上歌壇」的詩集，由生活書店發行，那時候的關露，在文壇上，是漸露頭角的。

八年前的關露思想和生活上都很嚴肅，她住在一家公寓裏，和夏霞，藍蘭混在一起，當時和孫師毅，許幸之等却有相當的友誼，而關露在上海的詩壇，也曾炫耀一時。

我記得她是以教書爲生活的，以前她担任霞飛路啓秀女中教員，因為她是詩人，所以得到一般女學生們的歡迎，這一個時期的關露，是她奮鬥的階級。

可是；事實往往和理想相反的，當敵僞的勢力包圍着孤島的二年間，她還時常參加當時在上海努力抗建詩歌工作者的座談會。有一次，座談會舉行了。有人提起關露，行動上有些變了，還有人眼見她「出入在當時歹土虹口」可是，她却否認，並且很肯定說：『我決不和那些無恥文人來往的』

一等到敵人所謂「大東亞戰爭」爆發了，我們這位女詩人真的變節了，一面和敵方的情報部（日本領事館方面）來往，並且捐出了詩人招牌，捧敵作家佐藤俊子，以胡芳君的名字，替敵人主編了女聲月刊。

從此在（和平系）的文化界中，關露的風頭着實不錯，她一面爲主子賣力，一面活躍在文

壇上，真的在不久她榮膺了『大東亞』文學代表，柳雨生，陶亢德這夥兒臭蛋，到東京去開會，回來後，又在和平報上大寫其歌功頌德的文章，這一時期，就是她的沒落，也是她做『詩人』的『末日』？

一年來的上海文化界，還產生了不少的臭牌『女作家』於是關露和蘇青等，便在偽『新中國報』主筆兼偽『雜誌聯合會』的理事魯風支持之下時時演出一套什麼『座談會』『招待日本舞妓崔承喜』等等集會的變態，並且當作佐藤俊子逝世的時候，關露又忙着給她開追悼會，奉承主子，實在是無微不至了。

最近：滬青爲了光明的到來，極力在找她隱身之地，張愛玲潘柳黛也銷形匿跡了但不知道這位『大東亞』文學代表的女詩人關露，究竟跑到那裏去？

文 場 蝦 兵 張 若 谷

要在天主面前懺悔一番了

張若谷可以說是很沒有骨氣的一個人物，在上海未淪陷前，他還担任着中美日報副刊集納編輯，之後，當一二·八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的不久，他就榮任了在華日本派遣軍陸軍部的機關報新申報千葉版編輯，這一版的文字惡劣，水準低落，自在意料之中，然而，更惡劣的是不許對日本有隻字的批評，一切的文稿除了風花雪月之外，就沒有別的東西可供閱讀，除非那些含有奴化和麻醉國民的『日本』這個，『日本』那個搖尾乞憐的巴兒狗文章給你中毒。我們的『張先生』就是操着

筆刀站在日本主子銃後的『漂亮人物』

記得最無恥的一次謾罵是把已逝世十年的魯迅加謚爲意識歪曲的『民族主義者』，抬出了好幾個狐羣狗黨狂狷着，這不是沒有歷史原因的，因爲在廿年前，魯迅會對『張若谷』之流發表『不值一噓』之論，他就向死人報復『不值一噓』之私仇的卑劣行爲，誠然，死人是再也不會從棺材裏爬起來『噓他一噓』當然由張若谷盡所欲爲的自鳴得意了。可是歷史的車輪是會輾碎一切狗骨的甚至連他的那條狗尾巴都要壓碎，這種文壇貳臣的沒落是註定的了。

有記性的讀者當還記得當中美日報代表了激烈的抗日言論的一面，而在副刊集納裏，張若谷雖然編得不倫不類，既不像文藝的又不是通俗的，可是在打擊和平文人這一點下，他盡了非常『努力』的責任，什麼『撻伐文妖』，『打倒文怪』等文字時常發現。令人最覺奇怪的，便是不久以後，他本人成了更變本加厲的文妖文怪了。言語不致，這大概是只有這位大文妖自己才能解釋的吧。

「家論政」偽

成 蘭 胡

是張愛玲的「文藝姘夫」

當羣醜們高唱「和運」時，胡蘭成也會在政治舞台上活躍一時，但是手段不高明，遭人傾軋，成了失意「政客」，於是改行做「政論家」，居然也大出風頭。

最初他是偽「中華日報」的總主筆，包辦社論，對「擁護和運」非常賣

力，攻擊政府是他的「拿手」，這樣唱唱高調，竟給他竄到了偽「宣傳部」次長，將自己的「和平理論」搜集起來，編成一本「戰難和亦不易」，目的是想向人民來表示做漢奸的「苦心」，但結果祇得到漢奸們的讚賞。

好景不常，胡蘭成被一羣廣東佬擠出了「宣傳部」，胡蘭成對林柏生痛恨入骨，對於偽「中華日報」的腐敗也大加攻擊，屢次在汪逆面前說林柏生的壞話，要求汪逆將「宣傳部」交給他，可是林逆是汪逆的心腹，那肯聽他的話，胡蘭成對於汪逆，也大為不滿了。

胡蘭成在偽政府裏打不了出路，祇得學學陳彬蘇，向日本人諂媚了。費了幾個月的功夫，寫成了一厚冊十萬餘言的論文，大意爲如何才能使「中日親善」，如何才能使「大東亞戰爭獲得勝利」，並且說：現在日本信任汪政府，可是汪政府却非常腐敗，腐敗的原因，乃是廣東人的權勢太大，這樣下去，「中國完了，日本完了，大東亞完了！」胡蘭成以這樣警惕的句子結束他的洋洋大文，以爲一定可得日本人的同情，便抄了好幾份，託日本大使館轉送日政府，豈知日大使館竟先將一份交偽政府審閱，那時汪逆已病倒了，其他「要人」，見了怎能不怒，便將胡蘭成抓了起來。

不久，胡蘭成被日本朋友保了出來，由日本朋友撐腰，出版「苦竹」月刊，廣告上標明「政論家胡蘭成主編」內中有許多文字，又是對偽政府不滿，第一期即被查禁。

胡蘭成在南京立不住腳，便到漢口去做「大楚報」總編輯，繼續出版「苦竹」。章克辦「大公」周刊，大談其「撤兵」時，胡蘭成也是台柱之一，大寫其神經病的理論。

胡蘭成之成名，得力於張愛玲不少，他的「和平理論」是沒人讀的，至於「評中國之命運」那一類文章，更教人看了生氣，他雖然爲投機，可是他的立場根本錯誤。祇是那一篇「論張愛玲」，好似很有人注意，並不是文章好，實在是捧得肉麻。

袁殊魯風江楓這一羣無恥文人將張愛玲捧上三十三天後，不知怎樣一來，竟垂青於胡蘭成了，兩人熱戀的程度，非外人可能明悉，胡蘭成已有二個老婆。可是張愛玲却寫信給他說「願爲使君第三妾！」

胡蘭成與張愛玲談戀愛，他的小老婆應瑛娣大吃其酸，因此，使他感到了無限苦悶，這種內心苦悶，在張愛玲的肉麻文章裏，也時有暴露的。

這種人簡直死不足惜

文奸典型

龔持平

記得奸僞們發表「大東亞文學家代表大會」出席者的名單中，有一個龔持平的名字，大家都覺得非常陌生，遠不及柳雨生張資平爲人所熟悉。

後來有幾張僞報替他宣傳，說他就是創造社的龔冰廬，也是一個老作家，可是龔冰廬這個名字，又有誰知道？

但自此以後，龔持平時常露面了，什麼「華文每日」上，也有他的文章，可是連題目也沒讀得懂。

龔逆持平是陶逆晶孫，周逆毓英一流的人物，拿文學家裝幌子，目的是想做官，在僞宣傳

部裏，屢任要職，一直做到「司長」。

他自以爲是老作家，看不起別人，有一度，打算跟陶晶孫們恢復創造社，改名爲「再造社」或「改造社」，其實他當初在創造社裏，是一名極小的人物，憑什麼資格出來拉人，結果自然失敗了！

作品是不多的，可是每寫必在「新申報」「文友」這一類東洋氣息的報章上發表，「大東亞」是不會少的。

龍逆持平還有一個劣跡，就是在「第三次文章代表大會」時，替主子賣力，拼命拉攏一個年已七十的老人出席，這個老頭子平時毫無政治色彩，這一次竟被拖下去，弄得不清不白，龍持平實在該負責任！

可是，現在要想跟他算賬已來不及了，在幾個月前，居然病死，這種敗類，當然是死不足惜，否則，現在也該到漢奸集中營裏去了！

（按：龍逆持平在文壇上還有不少劣跡，不過他的表面文章，做得怪像煞有介事的，所以還有幾個不辨好歹的人，說他尚可派司，其實文妖的態度，有照妖鏡在，早已使各方面看得清清楚楚，差不多連他幾根頭髮，幾多汗毛也看出來，這樣，你想這個好出風頭的龍持平，難怪閻王要叫他早點回去了。）

相面先生 潘 予 且

大可擺擺測字灘

潘逆予且五卅慘案那一年是一個激烈的愛國學生。當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舛濟撕毀國旗，鬧成全體學生離校，他是其中一個的領導者，想不到二十年後，愛國者竟成了叛國者，二十年後，長長歲月將人的志氣都銷磨殆盡，他是第一個領受光華大學文憑的人，畢業後就在母校附中教教社會問題，西洋史之類的課程。空下來寫寫小說投稿，當時新中華雜誌上，他的作品發表最多。內容多寫小市民的悲歡離合，也就是變相的新穎鴉派小說，倒也受不少人的歡迎。出版的有「鳳」，「小菊」，「如意珠」等。故事空洞而多巧合，人物均無個性；完全以情節取勝。

那時候，在學校裏很受學生的擁護，因為他能編劇能導演。在話劇初創時期，他翻譯一些外國劇本，再加上噱頭，儼然是學校劇社的領導，曾在「華影」任編導的譚維翰廖康民皆是他得意的高足。

八一三戰事初起，光華附中主任廖世承，奉召入內地辦國立師範學院，潘逆予且趁機而進，善於拍馬巧言令色的本領，在光華漸漸得勢了。一有了權待學生不復親善，獐獍的面目漸現，雖然外觀仍是一副和氣可親的面具。其實却是壓迫學生愛國運動的創子手，他已忘去了光華締造的歷史。

汪逆還都南京，這時上海各種機關團體學校都形勢味曖，搖動不穩，光華學生因流言衆多

，一致要求校方明白表示態度。潘序祖——予且是他的筆名，由他的名字截頭去邊而成——那個時代是附中主任，用他的陰謀，將這個運動壓平，幾個領頭的學生，都給他用莫須有的罪名開除，這是行將附逆的第一個罪行。

這件事處理得很好，於是他的地位更高。當起大學講師，教的是法學通論，因為他的談話幽默，引的例子俏皮，很枯燥一門功課變成有味了，再加他的分數很寬，於是選的人很多，這也是籠絡大眾的一種手腕。

他是最早進入偽中華日報任主筆中的一個。遠在十二月八日前，早同偽報有連絡了，雖是做著御用文人，可是主子的待遇很苛刻，他仍舊很窮，收入不够應付人口衆多家庭的支出，於是他只得多產文章，好在他已出了名，只要是予且署名的稿子，總有人要，成了上海最紅的作家，作品內容却是一個不合現實的故事，莫明其妙的人物，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這些小說給苦悶的小市民接受了。

一位紅作家，當然是一定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潘予且用閒情逸緻去日本游了一次，他的一本短篇小說集，還得過大東亞文學的獎賞，他一定感激這知遇之恩吧！於是拼命多產「予且百記」，在今年春間由偽文化協會發給稿酬二百六十萬，該是他畢生最大的一筆收入。

正如普通中國的中年人一樣，他對於星相學非常愛好，用水澆花堤館主的筆名，發表他關於星相研究的所得，常在古今半月刊上登載，並且也有二本專書出版過，其實這也是噱頭之一。

他是一個跟着潮流走的人，有一時期當上海各小報競載性文章，周越然，柳雨生——周超然，超翁筆名——潘逆予且都是有力份子，用卑鄙的文章來迷惑大眾，該是這輩附逆文人的手腕吧！

紅幫裁縫 張愛玲

「貴族血液」也加檢驗

張愛玲這三個字，不像女作家名字，而是十足的「舞女」氣，堂子娼妓氣，她的命運也就跟歡場女子相仿，紅了一陣很快很快地完了！

講到張愛玲這個女妖的文章，能獨創一格，可以說是前途很有希望的，可是她愛虛榮，要出風頭去，被一羣漢奸文人拉下水，又跟胡蘭成那種無恥之徒鬼混，將一生葬送了！

張愛玲這妖女人的母親，是李鴻章的外甥女，姓張，張愛玲的父親姓黃，都是有「貴族血液」的，但是她的父母，很早就離了婚，因此張愛玲也從了母姓。

張愛玲原在香港大學裏讀書，英文程度很好，平時寫作，「西風」徵文，她的「天才夢」入了選，給她很大的鼓勵，於是她又寫了許多小說，但未發表。太平洋戰爭後，來到上海，因為經濟情形不佳，想賣文章換錢，便毛遂自荐寫了一封信給中央書店，希出版她的小說集，結果平襟亞因她的文章不够活潑，不能答應。

張愛玲又想進聖約翰求學，前去投考插班，但國文卷子落到了屈伯剛（屈彈山）手裏，認

爲她的文章不合格，祇能讀大學一年級，張愛玲頗爲生氣，素興不讀了！

此後，她由黃園主人黃岳淵（與她有親戚關係）介紹，將小說送給周瘦鵬編的「紫羅蘭」發表竟受人注意，「萬象」與「雜誌」都向她拉稿了！

「雜誌」上登了她的文章，引起了袁殊的注意，就下令小嘍囉們大捧張愛玲，從此張愛玲就不清白了，漢奸刊物出她最高的稿費，商辦的刊物都無法得到她的作品。

袁殊雖捧張愛玲，可是當時張愛玲還是十足的小姐派，不大出來，袁殊一心要見見她，可是沒有機會，他手下的狗頭軍師們替他想了個辦法，舉行「春遊大會」邀了一羣漢奸文人到蘇州去玩，張愛玲也在被邀之列，結果別的人都到了，而張愛玲却推故不去。

但是，經不住種種的誘惑，張愛玲出來交際了，不時跟着蘇青跑跑權宦之門，從此，她也像蘇青一樣，變成娼妓式的女文人了，小說也寫不好了，架子也大了，在普通稿費一千元一千字時，她是一萬元一千字，還常拿錢不寫。

關於她跟胡蘭成的一段故事，人家已有記載，不再多述了！

所謂「和平文壇」，就是漢奸文化的大淵藪，這其中有張愛玲這樣的女人在那裏翻江倒水，難怪弄得天下大亂，不成體統了。

再誌張愛玲這幫女人，實在在於自己臉厚，她還替周劍雲的大中劇團編劇本，編得活像垃圾桶貨色，照原稿的話，萬生萬世演不出，完全經過導演者橫改豎改，才算給她撐個面子，上了舞台。

可是張愛玲輕骨頭得很，以爲自己的風光了。
如此文妖，真是不值一哂！

女張競生 蘇青

陳公博的露水妃子

敵僞支配下的文壇上出了一個專賣性噱頭的蘇青，是一羣僞文化人認爲非常榮耀的；試看幾個漢奸文人所辦的刊物，都一致推薦她「結婚十年」，將她當作了不起的女作家，雖然當時有許多小報對蘇大加譏嘲，可是僞文化人却認爲「不足道也」。

在宇宙風投稿時代的馮和儀，幾篇關於婦女與家政的文章，多少還有點道理，到十二·八後，居然化名蘇青，跟柳逆雨生，陶逆亢德，路逆易士爲伍，在『中華日報』『中華周報』上大寫一陣，後來又爲袁殊吳江楓所賞識，在『雜誌』上大捧，蘇青便開始紅了！

單是寫寫文章，也就罷了，可是蘇青這個爛污女人並不是想做作家，而是想發財，知道跟文人在一起，究竟沒有什麼大出息，便去結識了許多『大人物』。

『大人物』中，給她最多的幫助的，要算陳公博，當然她也是犧牲肉體而換來的。自此以後，扶搖直上，跟丈夫離了婚，當了僞市政府的專員，創辦『天地』月刊。

自從『天地』出版後，風行一時，二個女人，居然壓倒了許多男人辦的刊物，真不可一世，於是她大膽地將所發表的散文，輯或一本『浣錦集』，出版之後，居然能暢銷，於是她再接

再厲，將自傳體的小說「結婚十年」出了單行本，豈知竟銷至十四版，接着「濤」又問世了，生意也不惡。

這下子蘇青這寶貨果然發了財，「飽暖思淫慾」，大輒起妍頭來，據說與蘇青相好的，連陳公博在內，有十個之多，均爲文化人，但蘇青對他們並不滿意，結果什麼陶公，柳公，梁派主筆，……都被她遺棄了，而去追求一個小伙子，編過「人間」與什麼陳烟帆，喜金芝爲伍的吳易生，因爲他年青漂亮，竟被認作對象。

蘇青這樣地做，並不認爲可恥，她有她的一篇大道理，她要做武則天，玩弄男子，站在女人立場上，向男子報復。

可是今日的蘇青，弄到如此的下場，是她玩弄了男人，還是被男人玩弄呢？

蘇青這寶貨的精明，是少有的，爲了「天地」的配給紙，不放心別人去領，要親自出馬，而且每令紙總要數過，不能少一張，她甘願向管紙的日本人灌米湯，總要佔一點便宜方始罷休。還有一次在「雜誌聯合會」領配給米，規定每一個作家領五斗，蘇青竟開了許多作家的名字（她的妹妹也列入作家）一人代領四五担。後來雖遭各方面攻擊，但因她與主持者有交情，結果不了了之。

蘇青這女妖因「天地」生意不錯，又辦了一本「小天地」，由周班公主編，有人取笑周班公是蘇青的過房兒子，男也不覺羞恥。

關於「文妖」蘇青的事，越講越多，總之，翻翻這幾年出版的偽刊物，可見到蘇青煊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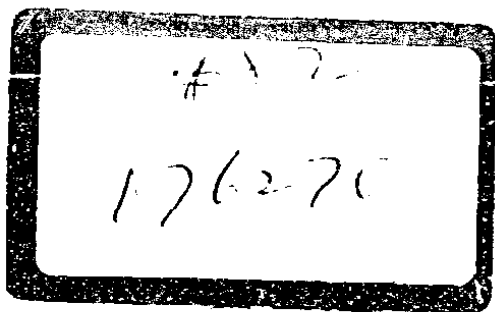
時，翻翻這幾年的小型報，則可見到她一部分臭事。

再關於蘇青妍陳逆公博的臭史，外面傳得如水銀之瀉地，已經一塌糊塗，她妍陳公博，完全靠自己的媚功，有某種本領去顛倒這個巨奸的，但是中途也吵過架，不過每次吵架的目的，這個寶貨無非想撈錢，陳逆是個色鬼，鈔票有，不在乎，便經常當她小撲滿一隻，把鈔票『塞』進去。蘇青於是成了一個有錢的妖婦！

外傳蘇青曾經放印子錢，盤剝人家重利，不知是否事實。但既有這樣說，想必是話出有因的。

這樣一個妖婦，也真使『文化』墮到了十八層地獄了！

（完）



176270

遺無露暴◎眼醜片一

文 化 漢 奸

出版者 上海曙光出版社

發行者 曙
光
書
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

總經售 各大書局報攤均售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 (初版)

每册一百五十五元